

作家进行时

贾平凹获金棕榈文学艺术骑士勋章



2月20日，著名作家贾平凹获得了由法国驻华大使为其授予的法兰西金棕榈文学艺术骑士勋章，这是贾平凹继1987年《浮躁》获得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1997年《废都》获得法国费米那文学奖之后，又一次获得国际文学艺术类的荣誉。晚7时，在西北大学商学院，法国驻华大使白林女士将勋章授给贾平凹。白林动情地说：“法国人热爱中国文学，其中包括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古典文学。当然也爱中国当代文学，那些以转型中的中国为主题、反映中国翻天覆地变化的种种细节，几乎贯穿了贾平凹先生的所有作品。”

贾平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想将自己更多文学作品介绍到国外，让世界其他国家的读者也能了解到中国陕西极富特色的风貌及文化。（据《西安晚报》报道）

迟子建：提着文学这盏灯



《黄鸡白酒》是迟子建的新作，书中收录了她近两年创作的5部中、短篇小说，均为首次出版。从1983年开始写作算起，至今，她已在文学路上走了30年。熬过生活的严寒，她依然坚信文学有温暖人心的力量，“我愿意重复曾说过话：提着文学这盏灯，你就不怕一个人走夜路。”（据《光明日报》报道）

池莉被圈内奉为经营标杆



作为中国稿酬最高的作家之一，池莉的“品牌运营”一直被圈内许多作家奉为标杆。池莉有6个助理，分别负责她的版权事务、影视改编、法律事务等等，他们彼此并不认识，却都在共同帮助池莉打理事业。池莉还透露，女儿吕亦池接管了自己的海外版权事务：“现在我的海外版权是由一家海外公司和我的女儿共同打理，他们做得不错，我的书在法国卖得挺好。”

“无论是从中国出版市场的规范程度，还是从经纪人的个人素质，我都认为，中国现在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作家经纪人。”身为国内最早一批“市场化”的作家，池莉如此评价。（据《长江日报》报道）

郭敬明进军国际版权领域



知名作家、出版人郭敬明近日宣布进军国际版权引进领域，首批引进推出澳大利亚知名作家莫里斯·葛雷兹曼四部曲作品《往事》、《彼时》、《此景》、《余声》，背景是以“二战”为主题。郭敬明认为，如今的中国出版市场，大量充斥着奇幻、爱情、冒险、疼痛、成长等主题作品的青少年文学，青少年们的阅读，不应该只是如此单调。“《往事》所流露的浓厚人文关怀和悲悯气息，在众多封面绚丽的著作里，显得罕见而又孤单，但我相信它。”（据《北京晨报》报道）

中国文学走出去，贡献什么样的作品

舒晋瑜



文学新观察

2月20日，来自北京中关村图书大厦节日期间图书销售数字的统计显示，以《蛙》为代表的莫言作品系列共销售260余册码洋12000元。去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关注度仍在持续，据成都商报从实体店和数据公司等多方调查，莫言获奖后作品的月均销量是获奖前的199倍。而莫言版权方称，30万套文集在一个月之内已经一售而空。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何建明认为，莫言获得诺奖的原因之一，是作品被大量翻译到国外。的确，莫言的作品在版权输出上位居中国作家第一。在获得诺奖之前，他的大部分长篇被翻译成外文。然而，中国文学在国外的境况，并非都如莫言般幸运。

法国一家著名出版社的编辑曾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在北京约见作家格非，谈他的《人面桃花》版权输出事宜。在谈到出版合同时，格非表示了对某些条款不能认同。出版商问：“难道你不希望自己的书被法国读者了解吗？你的书不能在法国出版是一个很大的损失。”格非说：“我的书不能在法国出版，是法国读者的损失，我没有任何损失。”两人不欢而散。

格非说，国外也有好的出版社和好的翻译，但是自己的作品在版权输出过程中的谈判与合作，多数是不平等、不愉快的。那么，中国文学在输出过程中遇到了哪些问题？又该如何因势利导，使更多优秀的中国作品为世界读者所知？

文学输出，思想力和艺术性是关键

“国外翻译家选择我的作品翻译，有必然性。必须承认新时期文学那批作家，作品被翻译是跟电影有关系，但是慢慢地就不受电影的牵引。”莫言认为，翻译家们有自己的眼光和文学标准，他们选择翻译谁不翻译谁，是根据自己的文学爱好。西方的商业市场并没有影响到严肃的翻译家的自我选择。作家们走出国门，应该是靠作品的艺术质量，也是靠作品的思想力量引起了西方翻译家的注意。“如果没有好的作品，再优秀的翻译家，再优秀的出版社，出版再多的书，那也不会征服外国的读者。”莫言说。

中国近几年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功，国际影响扩大，世界对中国文学的关注度也逐渐提高。同时，中国作家协会及部分高校在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方面采取了很多措施，中国文学终于由被别人选择变成由自己选择。推荐的机构越多覆盖面越大，每个机构可能在选本上都会有重复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莫言希望不同的机构在选本上有独特的风格和重点关注的方向，慢慢地形成自己的特色，不要重复做同样的事情。多一种眼光就多一些发现，多一些发现就可能让海外读者较为全面地了解中国文学的面貌。

推荐过去，国外的读者接受与否又是个问题。前苏联曾经拿出庞大的资金推荐自己国家的图书，但是有些作品推荐出去后形同垃圾，对作家来说只是被翻译了而已。“我们不要急于求成，文学走出去不同于出口商品，这是缓慢的过程。今年翻译一百本，或者明年一本没翻译，对世界没有任何影响，世界可能会以上百年作为一个周期来衡量一个国家的文学。”莫言说，现在中国的对外翻译引起了中国和西方的普遍关注，可能为作品走出去带来积极效果。

“你找人将当代文学作品翻译好，送到国外去卖，国外读者不见得买账。他们有他们的标准。”作家残雪说，在“文学走出去”方面，国内文学圈还是有些浮躁。残雪分析，中国的文学作品走向国外，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大出版社找作家签合同，这一种属于他们认为有商业利润的，至少也要卖得快一点；一种是通过翻译找出出版社，翻译有自己的口味，而且他们知道什么书找什么出版社。这几年她自己属于第三种。“我在美国近年基本上是我自己直接同出版社负责人联系。我从网上查信息，然后写信去自我推荐，让他们看作品。而在日本，都是由我的翻译找出版社。”

走出国门，有的门庭若市，也有无人问津

法国的一家出版社，看上去完全履行合同，引进格非作品，付出2000欧元的稿酬，转手再将版权卖给别的国家，却不与作家本人沟通。还有一家出版社出版中国作家的书，不付版税。作家们联合起来写信起诉，后来被告知这家出版社倒闭，资产评估后才能支付作家版税，要求作家出庭——谁也不会为那一点版税专门去法国尼斯打官司。中国作家跟国外签约很少有不上当的，对方的合同很多是霸王条款。有一次在国外出书后，中国作家没拿到版税，出版社老总说，请大家吃饭，吃完饭发稿酬。临走时发给每人一个信封，回去一看，每个信封里装着的支票，相当于100元人民币。在海外出书，对方会扣掉30%的税，这是不应该的，因为我们在国内是合法的纳税人。格非说，中国作家对版税考虑不是很多，预付的版税也不是太高，有的翻译大量删改文字，大家都觉得无所谓，这个恐怕有问题。还有一些国内的作家，倒贴钱都愿意在国外出版，排着队给翻译家、出版机构送书。“我们可不可以反国际化？我说的国际化主要是被翻译的过程、被创造出来的机制。我们不能无视国际化的领域，必须了解西方社会，但是作家写作完全是根据自己的经验，依据的是自己的文学标准。”

苏童的《妻妾成群》因为有商业电影的原因，在法国销售最好，除此之外，《我的帝王生涯》在市场上表现不错，后来译本超过《妻妾成群》，且西班牙、土耳其、葡萄牙等国家都有销售。但是，苏童也表示，翻译作品主要的命运是无人问津。苏童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翻译作品很多情况下取决于机缘巧合。翻译水平和平

选择作者，取决于翻译家对中国文学的兴趣有多大，如果他们对中国文学是广泛的、深入的，那么翻译将是一流的。现在所谓全球化的时代，出版市场互相渗透交叉，这使作品互译变成自然的现象。在自己独立的汉语之中，你这颗独立的棋子本来在世界的版图上，棋盘是全球化的棋盘，无论出版外文与否，我们的视野都要开阔。

如何体面地走出国门，中国作家不必急

中国文学在世界出版份额很小，也许还不到万分之一。格非指出，现在中国文学面临两个问题：一是国内有潜在的市场，中国的状况是，一个成名作家，再糟糕的作品首印都能在几万册左右，这样的体制，限制了很多人才，也保护了很多庸才；二是国际方面，中国还在完成“现代性”的过程之中。反映到文学领域中，涉及海外对文学的评价，充斥着商业的、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影响。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和政治，都不是单纯的，国际政治环境关系复杂。格非说，“我认为对国际化这个问题，应该冷静思考。”

格非认为，文学版权输出应该走专业的路子。他希望有专门从事版权服务的公司，聘请一些真正懂行的版权经纪代理人进行中国作品版权代理。现在版权输出只是附加的部门，很多机构接触不到汉学家，不知道怎么保护作家。“我希望中国有若干值得信赖的版权代理，国外需要找某作家时，直接找版权机构就可以。现在国外出版商到中国也很茫然，不知道如何判断，也不知听谁的意见，批评家、作家、出版商各执一词，众说纷纭，市场非常乱。如果有专业的代理机构，对国际市场了解，对文学本身了解，有专业的国际团队，会省去很多麻烦。”

南京大学教授许钧曾经说过，一个好作家遇上一个好翻译，几乎是一场艳遇。这句话成为作家毕飞宇眼中的经典语句。他用鲁迅的“拿来主义”比喻中国文学作品的外译。他说，鲁迅的意思很明确，对外国的东西，我们要自己去“拿”，不能等着人家“送”，拿来的东西是安全的，有价值的。换位思考，其实外国也存在一个“拿来主义”的问题。“我觉得我们最好不要急着去送，而是建设自己，壮大自己，让人家自己来拿。”“拿”就是挑选和比较。文化交流其实就是恋爱，是两情相悦的事，既然是两情相悦，你就不能死乞白赖地投怀送抱，这不体面。无论是接受还是追求，你既然参与了这个游戏，你就必须要遵守“非诚勿扰”这个基本原则。他认为，中国文学向海外输出的最大问题不在翻译，而在缺乏职业的文学代理人。在中国，文学代理几乎还是一个空白。这是一个纯商业的问题。为什么在中国没有文学代理呢？因为文学在中国太不值钱，它几乎没有利润空间。一个没有利润空间的事情怎么会有商人去做呢？

此情可待成追忆

——推荐王蒙的《明年我将衰老》

王 干

好久没有读到这样淋漓尽致而语意丰富的小说了，在上个世纪80年代王蒙曾经是一只潇洒飘逸的“蝴蝶”，他曾经引领过中国小说的变革潮。随着时间的流逝，王蒙也自然渐渐地像很多老作家一样淡化创作，侧重学问和研究，他说红楼，悟老庄，谈“天机”，也自然获得了分贝很高的喝彩，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了专门的研究家。但说实在的，作为一个作家，真正生命的体现，还是在于能够创作出新的文学作品来，感悟文学之道和总结文学之规当然重要，能够写出超越自己的创作高度的小说来，才是文学生命不衰的最大表征。

《明年我将衰老》可以说是王蒙创作的一个新的标尺。继去年的《悬疑的荒芜》等小说重返中短篇的创作之后，我们仿佛看到了上个世纪那只风筝飘带一样的“蝴蝶”又回来了，而且是历经变故之后的凤凰涅槃，清新的沧桑，优美的丰富。

这是一篇让人感动而又沉思的小说。小说从生死入手，缘起于对一个消失生命的怀念追忆，一个最亲近最爱的人的离去，在心



里留下了无数的空白和眷恋。作为爱的主题，小说选择第二人称的叙述也就自然而贴切，那些留在历史墙幕上的往事，那些刻骨铭心的细节，那些无限忧伤的情愫，在小说中以一种非故事化的形态出现，但隐藏在这些看似碎片的桥段背后，都是人生的大悲悯。但王蒙不是一个沉湎往事的怀旧主义作家，他的目光在回望的同时，又环顾四周，又不忘对历史和现实的深思和洞穿。因而小说超越了爱情主题的一己之悲欢得失，阐释了对生命、情感、岁月以及人生的深切理解和犀利洞察，其中有睿智的审视，也有旷达

的情怀，有对逝水年华的追忆与眷恋，亦有笑着沧海桑田、坐看云起云落的从容豁达。

这是一篇文气沛然、境界高远的美文。美文是中国文学一脉相承的传统，从屈原到曹雪芹，为我们留下了多少芬芳的美文华章。王蒙是美文的倡导者也是实践者，他最早的《春之声》、《海的梦》以美文的优雅和高超让小说同时具备了小说和散文的美感，推进了当代小说观念的拓展和更新。在《明年我将衰老》这篇不长的小小说里，他融合了多种现代主义的小说形式，甚至还将当下流行的穿越叙事手段也巧妙地化为小说的元素，浑然天成，不露痕迹。有一种天阔云闲的自在气象，激情饱满，文气充沛。不同于传统的现实主义艺术手法，碎片化的故事，跳跃的时空，奔涌的情感激流，跳跃的时空，奔涌的情感激流，第二人称的叙事视角，内心独白或者深情对话，呈现出一种陌生化、审美的品质。小说堪称汪洋恣肆，文采飞扬。

这是一篇格局别致、华彩挺拔的诗章。多年以前，莫言曾以一篇《爆炸》的中篇小说来展现自己峥嵘俏丽的艺术感受，被人们称

之为“感觉的爆炸”。王蒙的这篇小小说的语言不逊色那篇《爆炸》，而且不停留在感觉的回旋和显摆的层面上，而是以诗人热情和哲人的智慧来控制全篇的情绪，达到了感觉、意象、历史、人生、诗情、语感与生命的完美结合。小说里充满可圈可点的桥段，比如写音乐：“我觉得我的牙周已经被架子鼓震得酥松，我的龋齿正在因小号而疼痛，我的好牙正在随着萨克斯风而动感地脱落，我的耳朵开始跟着提琴的上天入地的追寻与躲藏而渗血，它在赌咒？它在起誓？它意欲奔逃背叛？它意欲变成一只飞奔的豹子。我的眼睛已经因打击乐而紧闭，我的眼球已经因放肆的疯狂而疼痛。”让人叹为观止。

王蒙当年在写作中篇小说《蝴蝶》的时候，憧憬的是物我两忘、庄蝶合一的境界，如今的王蒙又回到了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的新状态，而且在庄周的蝴蝶梦里融进了李商隐式的感伤和难以言说的优美，“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优美丰富如沧海明月、蓝田玉暖，但笔力苍健，遗忘惘然。

珍惜生命

袁 鹰

间荷运行于新世纪之初，时光荏苒，匆匆已是十有二年。在她胸前放了三十八朵荷花。三十八岁，刚刚走近中年，若按西谚“人生四十开始”，她的锦绣年华刚刚起步，一切刚刚开始，她已戛然而止，该是多么巨大而沉重的哀伤。南唐李璟词云：“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还与韶光共憔悴，不堪看。”她留下挚爱亲朋的刻骨思念，更留一个真诚、善良、美好的灵魂。

在她生前，我只有机会在《文艺报》举行的小型活动中见过几面，平时接触并不算多，却留下一个恬静而热情的深刻印象。以后，每次读到间荷《我吻女儿的前额》那篇至情名文，总禁不住潸然泪落，仿佛又回到她的病床前，看着她一面强制自己忍受着恶疾带来的难以忍受的折磨，间渐渐衰来的死亡搏斗，一面还以镇静的笑容安慰来探视的亲友，说点轻松的话。在生命垂危的时刻，她依然想着别人，为别人送去一点欢笑。她临终时留下的遗言：“大家对我这么好，我无力回报。我奉献给大家的只有一句话：珍惜生命。”说得简洁、朴实，一如她的为人，却具有千钧重量，沉甸甸地压在我们的心上，让人们永远记住，时时冷静地反

思。如今，不懂得珍惜生命——珍惜自己的生命，更珍惜别人的生命——人实在太多太多了。

在被浮躁、虚夸、伪善搅得渐渐远离真诚朴实的世界，在被争名逐利、权钱交易、互相吹捧以至于尔虞我诈的污浊风气渐渐侵蚀了人际关系的社会，一朵恬静的荷花，一个出污泥而不染的灵魂，显得更加可贵难得。我们间荷一样，总是怀着真诚的心，愿世界更加美好，天空依旧湛蓝，也渴望真诚，步履蹒跚，但愿对生命的珍爱，为实现这个愿望走下去，不能懈怠，不能止步。因为，耳边总会时时响着一个虽然远去、却永不微弱的声音：珍惜生命！

珍惜生命！（本文为间荷《美丽的夭亡——女儿病中的日日夜夜》一书序）

